

少年維特之煩惱

世界文學名著



上海明春書店印行

黃魯不譯述

世界文
學名著

少年維特之煩惱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版

少年維特之煩惱 全書一冊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原著者 德國哥德

譯述者 黃魯

發行人 陳兆椿

印行者 春明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 春明書店

四馬路中
書錦里口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哥德略傳

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刻生於馬茵河畔

的佛郎甫德 (Frankfort-on-the-Main) 幼承庭訓，十五歲已通幾國的語言文字。

他家庭教育很好，他母親常替他講希臘的神話；因此他小時即陶醉在文學的園地裏。十六歲入萊比錫 Leipzig 大學法科，他還常常聽哲學或史學，又好繪畫和音樂，尤愛讀聖經，仰慕舊約時代的遊牧生活和戀愛生活。早年愛一女子名格麗倩 Kathechen Schonkopf 旋因出了事故斷絕了往來，二十歲因病輟學，二十二歲改入斯託拉斯堡 Strassburg 大學法科，但仍研究化學，文學，考古學，解剖學。是時他交結大詩家荷圖 Herder 便開始涉獵莪相，荷馬，莎士比亞的文學。

一七七一年卒業，得博士學位，回法郎甫特充律師。這時狂風暴雨 Sturm Und Drang 運動勃興他便成為代表時代的德國詩人。他的著作自十八歲所寫的「情男的薄倖」 Die Laune des Verliebten 以後，時有驚人的詩篇。「少年維特之煩惱」

一書，在一七七四年三月出版，這是他二十三歲那年的作品。夏綠蒂 Charlotte Buff 是德意志武士院的管理員布胡的女兒，他的朋友克司妥納 Johann Christian Kestner 的妻子。他著此書的動機，是起於一七七二年耶魯塞冷 Carl Wilhelm Jerusalm 的自殺，耶魯塞冷是他的相識，因失戀友人霍爾德 Herdt 之妻而自殺的。這書的內容，看來人物事實，顛倒錯亂，讀者不必指定其人其事，因為這是哥德寫他個人思想的著作，而且是哥德二十三歲的著作，所有他二十三年來的思想，懷抱，感慨，都表現在這本書中。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一七七五年他碰着一個激發詩興的愛人麗麗 Lili Schonemann 當年夏季遊瑞士。秋季應魏馬公爵奧古斯特 August 的聘請，任政治顧問。一七八八年秋遊意大利後，便擺脫政務，回歸鄉里，和美貌的村女克利斯汀 Christian Vulpius 同居，次年即生子，一八〇六年補行結婚禮。名著「浮士德」第一部就是在是年完成。一八一六年不幸妻死，一八三〇年子亦夭亡，同時友朋星散，逝世者不少，乃成浮士德第二部。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去世，時八十有三。

少年維特之煩惱目錄

歌德略傳

第一篇

第二篇

一

八六

篇後

註解

二〇二

編者致告讀者

二〇六

少年維特之煩惱

第一編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自從分別以後，我是何等的愉快呀！好友。人心究竟是費解的呢！我和你從來形影不離，那樣相親相愛，可是離開了你，我偏知道你可宥我。以往的別的交契，不都是被命運搬弄了來專門擾亂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嗎？可憐的麗諾拉姑娘呀！可是我是不能擔這個錯的。她妹有這樣特異的媚力，使我生出一種樂意的慰藉，同時她那可憐的心靈上，偏會對我發生着一種情愛；這也能算我的罪過嗎？然而我就會辭是咎的嗎？我不也曾助長過她的感情？我不也曾被那種天真爛漫的表示，所陶醉的嗎？——在實際上雖然是無足笑，但常常使我們發笑生趣我不也曾……？可是，啊，自己埋怨一番，又有什麼呢？好友，我要和

你相約，我願從今改進自己，我願不再和從前那樣的脾氣，老想着命運是能搬弄入的。我要快活地享樂，現在既往的種種，在我譬如昨日死去了，好友，不錯，你的话一點兒也不錯，假如人們要不這樣努力地苦思力索，追憶往者，祇是沉着安靜地忍受所謂命運的，擺佈人類中的苦痛定會減去不少，——然而他們爲何要造成這樣？祇有上帝知道。

請你費神報告我的母親，說她的事務，我就盡力去辦，不久就會給她消息。我已見過我的叔母了，我看她並不像我們朋友間所說那樣不近人情的一個人。她是個好心腸兒，又是活潑愉快的一個女人。我對她說明了我的母親對於遺產久不分配所受的損失。她也和我說出了她自己的根據，以及理由和條件，在這種條件之下，她準能放棄一切，并願做到比我們所要求的更多一些。不過我現在還不能怎樣儘量寫出；但是請你告訴我母親放心，一切都可如意進行的。并且，我友，我在這一件區區小事之中，又觀感到，世界上誤會和漫不經心，較之詐欺和陰險·要誤事得多。無論如何，後兩者總比較的少一些吧。

至於別的，我在此地是佷安好，而又欣悅此處。樂園般的境地，怎樣能不令我心靈，正是一劑道地的良藥，除此初春季節，春之神帶來了仁慈的恩賜，我那時感不安的心倍受着溫慰。無論一樹一木，一花一草，都成了花園錦簇，但願此身得能化為蝴蝶，在這馨郁馨香的海洋中徜徉着，盡量吸取他全部的養料。

城市自身是並無可取的，但是四郊的一切，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自然之美，這種美的景象能為已故M.伯爵所動心，建築花園於小丘之上，則羣峯簇擁，相互交錯，那明媚輝映，而所構成之溪谷，亦甚秀麗可愛。這座花園，結構非常單純，你一入園門，便可見到這樣的佈置，非有科學思想的園藝家所策劃，乃出諸於慧心人之手，無非欲在此尋求樂趣而已。在這現已成了荒墟的夏屋中，我為着追念故主，已揮了不少的熱淚。他那舊日所愛好的庭榭，今則已歸我有了！不久我將做此園的主人。我到此雖纔幾天，園丁已甚和我相得，從此，他將不致感到無歸宿之苦了。

那種靜寂的慰藉，已佔着我全部的心靈，好像滿心陶醉着甜美的春日之晨一樣，我幸福極了，我獨自在此領略着爲我的心靈所造下的一種美地了。好朋友，我是何等的愉快，我已專一於幽居的美妙情趣之中，而忽視了我的藝術之用了。我現在竟不能繪畫，甚至一筆也不能畫，然而我覺得我以往的藝術家生活，絕沒有比現在更偉大了。當那個可愛而秀美的山谷籠罩着雲烟，在我的周圍昇騰，那中午的太陽照耀在濃蔭幕集的樹葉上，只有一二閒散的光線偷入樹蔭的裏面，我便假寐在涓涓的小溪旁邊的深草之中；把我惺忪的睡眠，迫近地面的時候，更有千萬種嫩綠的細草呈現入我的眼簾，我聽着那草中小世界的嗡嗡之聲，會心地感着這無盡數的不可名狀的種類不一的昆蟲蚊蚋，我便感覺我們是漂浮在幸福的無窮之中，這全是覆載我們的大自然的仁愛的呼息所造成的心靈之中，滿佔着牠的力量，我便不由得想念道：啊！我心中，如此的豐

滿是這樣的熱情；願你能形容出這些意念，願你能活躍在紙上，使我的靈魂像永遠之神的明鏡，願你能如我的靈魂之明鏡一般，啊！朋友喲，——然而我是不會成功的——我懾服在這些景物的大威嚴之下罷了。

五月十二日、

我不知道有些感人的精靈時常在此出沒，這，或者是熱烈的超凡的幻想在我的腦海中環繞，致我的周圍髣髴像一座樂園。在這所房屋的前面，有一泓淵泉，——有一種魔力，這淵泉，我竟被他束縛着，好像梅露新拉（註）和她的姊妹一樣了。下了平坡，便到一拱道之前，從這裏大約再走二十步，便有清潔似水晶的水，自大理石岩中，逆流出來，這上面有短垣圍抱，四周有高樹環繞，加之地又幽靜，——在在使人生出一種愉悅的超凡的感想。我沒有一天不在此消磨一小時的。市中許多年輕的姑娘，常常走來汲水，——這種日常而又必要，的事務，便是從前皇家的女兒們也曾經作過。我一在那兒休息，那古代宗法社會生活的觀念，便又徘徊在我的四周。好像看見古人們，都在這泉水之旁，他

們在互相交誼，他們在締結盟約；又感覺到這泉源流溪的周遭，像有慈祥愷悌的精靈在拱衛動盪，對於這些感想有不了解的人們，在炎夏困人的苦行之後，必定從不曾得在泉水之旁真正地領略過清涼的休憩和泉水的漸滲。

五月十三日

此地的一般人已經認識我，愛我，尤其是那些孩子們。我起初，和他們交結的時候，用一種友誼的態度誠摯地他們問長道短，有些人以為我有意嘲笑他們，便很不高興地離開了我；我却並不因此而自尋煩惱，我只感覺着我以往所見到過的一切，那些自命有門第的人們，對於一般平民往往取冷漠疏遠的態度，好像一和他們接近，便會失掉了尊貴的身分似的，於是一般輕浮子弟和無聊浪人，以及卑鄙的自命者，假意地紓降他們的階級，而使得平民們愈益感覺着他們的傲慢的真切。

我很明白我們不是平等，并且不能平等的；但是依我看來，凡是因為要取得人們的尊敬，便自視和一般平民，有遠邇之必要的人，是和畏懼敵人而臨陣

脫逃的人一樣可恥。

前天，我到泉水邊去，見着一個年青的侍女，她把她的水甕放在最下的階石上面，向四面看看，有她的夥伴們來幫她把水甕頂在頭上沒有，我跑下去看着她。「我可以幫助你麼？年輕的姑娘！」我說。她臉紅了，十分含羞似地。「啊，不，先生！」她急喊了一聲。「別客氣！」我又答她。她便好好的立着，我就幫助了她。她謝了我，走上了。

五月十七日

我已經認識了許多人，但還沒有一個交游過；我不知道，我究竟有什麼令人青眼的地方，他們許多人都歡喜我，肯來和我親近；我所感慨的，我們同一的路途，只有短短的一截吧了。如若你問我此地的人究竟怎樣，我一定答道，「和到處的人一樣！」人類原是機械的東西。大多數的人，他們大部分的時間，辛勞在生活問題上，而其餘小部分的閒暇，又是這樣地使他們煩惱，終於用種種方法消磨掉了。啊，人們的命運哪！

然而他們實在是善良之類！假使我忘懷自己，時常同在那田野中享受天真樂趣，以自尋快活，大家真誠地圍敍在一起共席談心，於良日佳晨或相約郊游相約跳舞等等，這樣，對於我的身心大有裨益；然而我不能忘掉了沉靜在心中的那些別樣的氣質，而無用地消磨，所以我又不得不仔細地蘊藏起來。唉！這樣的樣的思想，竟戰慄地震動了我的神魂！——但是被人誤解，原是我們一般人的命運。

可憐！我那青年時代的情侶，據說永逝了！啊！·和她是熱戀過的，我可說，「我是在作夢呢，我在追尋着這世界所找不着的！」但是她曾經屬於我的。我曾占有她的心靈，她那高貴的偉大的精神，我在她的面前，覺得自己更增高了許多，因為我已做到我所希冀的一切了。啊！天呀！當那時候我的心力可有一點兒沒有使盡的嗎？在她的面前，可曾將我心中所囊括宇宙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情感，沒有全部施展嗎？我們的締結，不是互由無上的情感和明敏的智慧所交織而成的嗎？那種種的情感智慧，以至牠們的僻謬，不是都帶着天才的

印跡嗎？如今呢！啊！她年齡只比我稍長得幾歲，她却竟先我而到墳墓裏去了，我簡直不能忘掉她，絕不會忘掉她那堅強的理智和她持久崇高的耐性。

幾天前我遇着一位少年Y君，一個坦白無私的少年，帶着一付極和藹的面孔。他剛離開大學。他並不自傲，但確信他的學問比別人多些。我從許多方面看來，他是曾經用過功的人，簡單的說，他有着相當豐富的學識。當他聽得我會畫畫，又能希臘文，（在此地的兩件奇異事）他便來見我，并且表顯他許多的智識出來，從巴杜（註）到烏特（註）從戴畢爾（註）到溫克門；（註）並且，說，他曾讀過蘇爾植（註）的學說第一部，他還有海因（註）古典研究的圖籍原稿。是我讓他一一的說了。

我還結識了一位很好的人，是這地方的法官，一個胸無城府的坦白人。有人說，看在他的兒女圍繞看見他時，是一種極感樂趣的事，他共有九個兒女。他的長女極為人所稱道著。他要我去看他，我想馬上一有機會就去訪他。他住在貴族的獵莊裏，離此地有一點半鐘的路程，那是自他妻子去世以後，得許可遷

來住的，因為留在城內法院裏的住宅中，會使他傷悼的。此外還遇着些一種令人莫明其妙的人，也覺得他們無論在那方面，都是毫無意義，尤其在他們交游的舉動表示之中，更為俗不可耐。再會！這封信你許會歡喜；這都是歷史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若夢，大多數人均有此感，近來這種感想，也到處繚繞着我。我想到我們的活動力和探討力的能力，常為一種狹隘的範圍所被束縛，——我又想到我們種種的心力所耗，僅足維持些許的生活所需，除延長可憐的生存而外，毫無較大的慾望，——而在探求相當的事物上，所生的滿足，其結果無非是一種夢境的慰藉，一無善狀可得。猶如牢獄的四牆上修飾着美觀的圖畫，明媚的風景一樣，——我每想到這一切，維廉呀，我是沉默了。我曾考察過我自己的人生，便尋求着一種世界來，但這種世界，不在表現明確的和生動之力中，而在理想的和暗昧之慾裏面，於是一切的種種，在我觀感之前浮動了；而我更迷

夢地徘徊在這世界中微笑着。

小孩子們的不知道自己爲何欲求？這是一切的飽學碩士和校長教授們所共認的；但是成年的人們，却和小孩子們一樣，要在這世界上熙熙攘攘，同樣地不知道他們從何處而來，或向何處而去，同樣地沒有一定的目的在工作着，同樣爲了（指小孩子們）被餅乾糖果以及呵責訓誡，所羈圍着——這雖沒有一個人肯承認的事實，然而我想起來，則易爲明顯了。

我知道你將在復信上有所說，我是知道的，最幸福的是像小孩子一樣過活的人，頑頑他們的玩具，替他們脫下了一件又穿上了衣裳，並且會心地瞅着那媽媽曾鎖着她的糖食杯櫥的，等到他們攫得了所欲的甜美的零嘴兒，慢慢地吃了，又哭起來伸着手想再要一些，這些人固然是幸福的了：但是另有一班人，高貴着他們無價值纖微的建樹，甚至把他們感情用事的地方，也熱狂地加上一些徽號，自頌爲是人類社會謀福利和光榮的無上的事業。像這能夠自慰的，我希冀上帝保佑他。但又有人能謙遜地承認這一切的虛榮；觀微得有資產